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进字 21-2014-1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创造奇迹的教与学 / (加)福尔维格 (Feuerverger, G.) 著; 马川冬, 黄萍, 谭伦华译.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4.9

书名原文: Teaching, learning and other miracles

ISBN 978-7-5408-6481-1

I. ①创… II. ①福… ②马… ③黄… ④谭… III. ①教学研究
IV. ①G4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1360 号

创造奇迹的教与学

[加] 格蕾丝·福尔维格著 马川冬 黄萍 谭伦华译

责任编辑 樊佳林

装帧设计 李同

责任校对 胡佳

责任印制 杨军 吴晓光

出版发行 四川教育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址 www.chuanjiaoshe.com

印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制作 成都完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38mm×206mm

印张 8.125

书号 ISBN 978-7-5408-6481-1

定价 28.00 元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 参考使用了少量其他来源的文字和图片, 请有关作者与编者联系, 我们将按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稿酬。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59

营销电话: (028) 86259605 邮购电话: (028) 86259694

编辑部电话: (028) 86259381

目录

- 致谢辞 (英文版) / 001
- 序言 / 001
- 绪论 为爱而教书 / 001
- 第一章 一次朝圣之旅 / 011
- 第二章 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 024
- 第三章 重回菲尔丁 / 039
- 第四章 为生命而读书 / 054
- 第五章 教学的召唤 / 067
- 第六章 在大学教书 / 096
- 第七章 恢复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声音 / 130
- 第八章 我的意第绪语声音 / 155
- 第九章 有关战争和仙境 / 169
- 第十章 青春期和创伤 / 182
- 第十一章 他们取消万圣节活动的那学期 / 198
- 第十二章 我 (也) 有一个梦想 / 217
- REFERENCES / 236

一次朝圣之旅

最初指引我们方向的是
斗争和希望。

——巴勃罗·聂鲁达
(Pablo Neruda)

我从出租车里走出来，默默地盯着面前的建筑。那天是12月末的一个星期四，学期结束的前一天。那天的天气异常的温和，特别是对于蒙特利尔市而言。菲尔丁学校——我已经离开这个地方好多年了。这儿曾是我的学校，我的家和避难所。我回这儿干什么呢？我刚乘飞机从多伦多飞到这儿，准备在这儿进行一个研究项目。

一切都出乎我的预料。那年秋天，我到渥太华参加一个主题为“移民和多元化”的会议。第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碰巧坐在一位年长妇女身边，我们开始了交谈。我告诉她我正在多伦多做一个项目，为移民和难民学生培养多元文化读写能力。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年长妇女是位天主教修女，她说她知道在蒙特利尔市有个学校也在进行一个类似的项目。修女玛丽·蒙娜特是一个社会组织的主任，这个组织专门为新来蒙特利尔的家庭服务。她还负责统计在校移民人数。我问她是蒙特利尔的哪所学校，她说是“伊可拉

菲尔丁”。我对这个答案毫无准备，很是吃惊。当我告诉她，我这个二战幸存者的孩子曾经在那儿就读时，她似乎也很惊讶。我们彼此对视着，过了好一会儿，她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说：“但是，你必须回去。我可以为你安排。”因此，我开始了回归之旅，回到很久以前，回到我人生出现奇迹又充满忧伤的年代……

眼前的砖构教学楼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雪花静静地飘落在操场上，孩子们穿着五彩缤纷的冬装在操场上跑着、跳着、大声笑着。几个母亲正向孩子们挥手告别，离开操场。下午1点30分，上课铃马上就要响起了。我站在那儿真不想离开，希望这一刻能永远继续。但是，铃声响了，我知道我该重新走入这消失的世界——曾经消失，现在又找回来的世界。可能有人会说我是凯旋。我这个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一个和父母同样遭受了那场战争所带来的疲惫和创伤的孩子，多年前就离开了这里。

我站在那儿，记忆如潮水般向我涌来。但我置之不理，径直走进学校去找该校读写计划协调员热纳维耶芙·迪罗谢（Genevieve Durocher）的办公室。热纳维耶芙·迪罗谢正在那儿等我。熟悉的环境让我吃惊。这么多年过去了，菲尔丁学校竟然还和从前一模一样！我那天穿着一件线条柔和典雅的黑色大衣。当教师和学生从我身边走过时，看到的是一位头戴紫红色天鹅绒贝雷帽，手上拎着一个深棕色公文包的女性。公文皮包是我一年前在摩洛哥开会时在一个集市上买的。他们中有谁能想到，他们看到的这个人是从另一个很久远的年代归来的幻影？不会的，他们不可能猜到的。正如我能欺骗任何人一样，我欺骗了他们。我看

起来就像一个衣着考究的专业人士，一个有目的的来访者。我不由自主地朝办公室走去，迷糊之中我感觉有人向我伸出了手。我想，她一定是热纳维耶芙。

热纳维耶芙！当年我编造那些有关法裔加拿大人令人激动的故事时，曾多次用到这个名字。那些法裔加拿大人享受着生活，有很多亲戚，每到圣诞节、生日和暑假就开庆祝会。我写那些故事时，就在这所学校里读书，当时是想拼命抓住我编造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幻想的救生筏，把我自己破碎的生活编织到这个幻想中去。这些编造的幸福故事拯救了我。我希望能永远记住他们，他们永远在我的心里。现在，我正在这儿和成年的法裔加拿大女孩握手。当年我是多么想成为她呀。

热纳维耶芙。我怀疑她是否愿意成为我：一个孤独的穿着旧衣服的小女孩，害怕生活，害怕一切。小小年纪就知道她的世界充满了危险——希特勒和他的盖世太保们总是隐藏在阴影中。“即使鞋带松了，也不要回头。带着彩色书、蜡笔和《迪克和简》的故事书，一直往前跑。即使心跳太快，也要一直往前跑。”

热纳维耶芙陪同我走进办公室并把我介绍给其他同事。我是多伦多大学的教育学教授。我从前的灵魂是否明白我已经回来要收复她？她是否知道我没有屈服于失望的恶魔？她是否知道尽管当年我们家前途惨淡，我仍然活了下来？今天，当她看到一个自信的我、泰然自若的我、专业的我是否会感到惊讶？这样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据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我应该是个典型的例子。我别无选择，只能靠想象力把污秽不堪的故事变得神圣。

你知道吗？当得知所有亲属的尸体在那片战乱之地堆积如山时，当噩梦从父母的生养地向你袭来时，你震惊于暴行对神灵的亵渎。小小年纪就面对这样亵渎神灵的暴行，会使人处于对神圣和生活中真善美视而不见的危险之地。视而不见：我总是担心自己会失明。我总是害怕灯光熄灭而我仍然坐在黑暗中达数小时寻求安慰。险恶的黑暗吞噬了我，但令人费解的是黑暗没有扑灭我心中的火焰——即发现真理之路的愿望。我变成了小小的徒步旅行者准备朝着“神圣故事”出发——正如克莱提斯（Crites, 1971）或康奈利和科兰蒂宁（Connelly & Clandinin, 1999）描述的那样——等待受虐的灵魂之门被敲响，等待冬日寒风中野性的呼唤，等待着邻近教堂的钟声，等待着童话故事把我带到一块磐石上给我一个宁静的住所，而学校就是我的那块磐石。

对我而言，菲尔丁学校如天地交汇之处，每天为我黑暗的生活带来阳光。我关注学校里发生的一切，关注我的老师、我的同学和课本。我留意自己在期待什么，怎样才像正常的生活。学校奇迹般地给了我修复和转变自身的承诺。我知道，当我看故事书或听老师讲故事时，故事里总有些东西试图接近我——一个有趣的短语，一个快乐的消息，或该接受的教训。在我童年的教室里，每个字、每个手势、每堂课、每个故事都富有意义。我坐在座位上品味着那些片刻，心里感到内疚，同时，当看到将来可能与过去不同——结束奴役，开始自由生活，也感到不知所措。

热纳维耶芙把我带到接待班（接待刚来的移民孩子的班），班上孩子的年龄明显大小不同，八九岁甚至十岁的孩

子们正在和老师一起上算术课。热纳维耶芙把上课的老师介绍给我。她叫赛尔维，是16世纪从法国来新法兰西殖民地移民的后裔。赛尔维——另一个出现在我童年编写的故事中的名字！

她邀请我讲话。我告诉孩子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当他们在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就在这所学校读书。他们听了很吃惊。这确实是令人吃惊，让人难以置信。我当时在这儿干什么呢？我死而复生了吗？学生们对我似乎感到既不同寻常又有些熟悉。我感觉他们本能地意识到，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共同点。我还告诉他们，那个时候，我们这所学校不说法语，说英语（当然，我当时肯定不可能跟学生们讲有关分裂主义运动的事情，有关1976年魁人党如何参选执政，从此永远改变了魁北克的社会、政治和语言风貌的历史的事情）。

后来我坐在赛尔维的教室后面看他们上课，旁边一只棕色小兔子在笼子里跳来跳去，这是他们班的吉祥物。我从教室墙上的一排排大窗户往外看去，看到街对面的旧砖公寓楼。有多少次我为这些破旧公寓楼画画，想象着孩子们坐在阳台上，想象着旧公寓进口处的草坪上开满鲜花，希望明天会更好。窗外白雪还在静静地下着，看起来很有圣诞节的气氛。孩子们不时偷瞥我，有些还对我笑笑，我也对他们微笑。共同的遭遇使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看不见的联系。有些孩子显然刚从地狱走出来，刚从不远处走过来。当孩子们做算术题时，老师走了过来告诉我说，有些黑人孩子说法语土语，他们从海地来。还有的孩子来自加纳、圭亚那、索马里、苏丹、斯里兰卡、卢旺达和刚果。

有些孩子看起来像斯拉夫人——我后来发现他们来自前南斯拉夫的某些地方——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有一个孩子来自罗马尼亚，还有些孩子来自中国。其他的孩子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有一个小孩坐在离其他孩子稍远的地方，他来自俄罗斯，曾在以色列生活过几年。我想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或许也想知道我的故事。但有一点很清楚：我们都是来自战争之地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老师叫孩子们把算数书收起来。突然间我们在一堂法语课上了。她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名词：课桌、日程表、百科全书、男孩、少女、商店。她问：“冠词的定义是什么？”接着开始讲法语中的定冠词和不定冠词。当孩子们拿出法语练习本时，我仿佛回到了当年的法语课堂上，就在这个学校，或许就在这间教室。

法语课拯救了我，法语老师就是我一直渴望的仙女教母。她叫西蒙夫人 (Madame Simon)，非常漂亮。她是摩洛哥人，来蒙特利尔前曾在法国生活过很多年。当时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她穿的衣服我从来没见过。衣服样式新颖，很令我吃惊。她身材苗条、高挑，眼睛深蓝，黑亮的头发绾成了一个髻。她穿着高跟鞋。当她在教室里走来走去，让我们在本子上听写单词时，鞋跟踩在地板上发出好听的咔嚓声。她温柔的声音夹杂着香水味弥漫在空气中。能与优雅的老师在一起我感到很幸运。我成了她的信徒，尽管我从未告诉她——我太敬畏她了。她就是一个女神，我只能从远处崇拜她。我总能在课堂上正确回答她提的任何问题。因为对我上课的热情感到迷惑不解，开学不久她曾走过来问我是否有个说法语的母亲。（班里有小孩的

母亲就说法语。)我不得不告诉她“没有”，尽管我希望说“有”。

我当时无法向西蒙夫人解释的是，我母亲与她截然不同——她和我父亲一起在集中营被关押了三年，对存活下来一直心存罪恶感。母亲总是哭泣，为两个被送到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弟弟哭泣。她应该照顾他们的，但是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如何照顾别人？然而，这是她母亲最后对她讲的话：“照顾好你的弟弟。别让他们走丢了。”当时他们正站在波兰琴斯托霍瓦市的广场上，被集中赶进装牲畜的火车车厢里。没人能理解这个要求在当时根本就不可能完成。有一天，我母亲发现他们已经不见了。在一次驱逐行动中，两个小男孩被迫列队登上开往特雷布林卡的火车。他们可能一到那儿就直接被送进了毒气室。当发现他们已经离开后，母亲极度悲伤，从此再也没能从中恢复过来。

Verschwinden（永远消失）。我讨厌这个词：永远消失。它带着焦糊味和阴冷的寒风吹过浸满鲜血的田野的血腥味。那是我亲人的血。尸骨堆积在深坑里。我敢肯定，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索比堡以及其他的集中营所在的土壤一定很肥沃。据说，那儿现在鸟儿歌唱，田野里开满了鲜花。当年，囚徒们被集体焚烧时，那儿既没有鸟儿也没有鲜花。我父母知道关于仇恨和反犹太主义活动的一切，无论是在战前的波兰还是纳粹占领后的波兰。他们被迫离开家园，先住进了犹太贫民窟，后来被送到集中营。我的脑海里仍然浮现出犹太贫民窟里瘦骨嶙峋的小孩子的模样，眼睛寻找着上帝。在那些屈辱的地方，大街上到处都是老鼠、虱子和腐烂的尸体，很多人受饥挨饿。到

了1942年，他们都被驱逐到各个集中营。当孩子们在毒气窒息致死的时候，他们的泰迪毛绒熊命运如何呢？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相信，上帝和他们一起遭受了苦难。我不敢想是否还有其他可能。

我父母因为当时年轻，身强力壮，被送到离家不远的一座监狱为纳粹当劳工，那座监狱生产军火弹药。监狱里口粮稀薄，虱子无处不在，疾病猖獗。很多人死于伤寒。当有人看上去有病时，他要么被立即处决，要么被送到死亡营。我父亲曾多次挽救母亲的生命。有一天他发现母亲不见了，就急匆匆跑到“站队”的地方。到处都是脚蹬黑皮靴，身穿铮亮制服的纳粹。他们端着枪，大喊大叫着。嘈杂声中，父亲看到母亲就在那长长的走向地狱的队伍中。他当时决定不管自己是死是活，也要和母亲在一起。父亲跑到队伍中把母亲拉了出来。他后来告诉我们说：“不知为什么，他们没向我开枪。或许他们没注意到，也可能当时嫌麻烦。谁知道呢？我只是不想离开她。”我猜你会说那是一个爱情故事——奴役中的爱情故事。

关于地狱我受够了，我想回到希望中去。当我还是孩子时，我总是挣扎着奔向人间。我心中的人间其实就是菲尔丁学校。我当时没有充分认识到，生活在蒙特利尔为我提供了终身的机会：逃入别人的文化和语言中去的机会，因此而获得坚守生命的机会。学校——特别是法语课——成了我的避难所。我想象自己归属于法-加文化，正是这个想法照亮了我的心，也改变了我灵魂的命运。在菲尔丁学校学习法语，学校成了收养我的家。在这里，我可以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团中自由航行。我童年时期写的那些关

于法裔加拿大人生活的故事滋养着我，他们把我和世界联系起来。当我坐在桌旁，全神贯注写那些故事时，我感到很安全，因为这些故事为我开辟了一条道路，使我可以逃脱六百万鬼魂每天在我有意识或无意识时对我的纠缠。我当时写这些故事，和我今天写作的目的一样，是作为恢复个人和职业领地的手段：“沿着发现之路……从悲伤和修复悲伤中……一生中从死亡写到死亡。”（西克苏，P21，《卖家》，1996）

坐在赛尔维的教室后面，我的思绪回到现在，开始读墙上的宣传标语。上面写着：

人人关爱地球。

为我们的未来创造优美的环境。

防止浪费。回收旧报纸。

这些宣传标语对于有幸生活在物产丰富之地的孩子们而言很有意义。但对于那些刚刚摆脱贫穷、压迫和战争的孩子有何意义？他们有的在这之前从没上过学，有的孩子以前从没吃过饱饭，还有的孩子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正常”努力掩藏心灵的创伤。我对这些有所了解。我一生都在努力掩藏创伤。我可能会永远掩藏下去。在菲尔丁学校读书时，我在日记中写道：“脸上露出微笑，尽量使你看起来‘正常’。尽量使自己看起来适应、自在。或许将来有一天你会的。”至少我在学校时，周围有不少孩子（有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父母也曾经经历过那场战争。这肯定在无形中使我们变得亲密起来。我们从未谈及此事，我们也不必谈。

但不知怎么的，知道我们不孤单令人欣慰。后来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谈及此事时，我了解到他们的愿望与我极其相似——逃离满是创伤的过去，梦想更美好的明天。

在我座位附近墙上挂着一张日程表，上面是离菲尔丁学校几个街区远的一所小学制定的班级联合项目。读着里面的内容，我眼里充满了泪水。

在祥和之树的笼罩下，

在我看来，一个祥和的世界，它是：

一、有一些可爱且值得依赖的人。

二、没有种族的歧视，没有文化的毁坏。

三、生活中没有暴力与轻蔑。

四、不再让环境受到污染。

大家都和谐相处。

一个祥和的世界，

是世界上美丽的城市中再也没有可怕战争的时候；

孩子们心中都充满爱，

因为幽默的事情而欢笑着；

在这个祥和的世界里，

家长们都清楚地知道孩子的众多特长，

不论他们变得怎样，家长都接受，都一如既往地爱着他们。

赛尔维布置孩子们做另一项作业。带着期待的眼神，她又走到教室后面与我交谈起来。我们站在那儿轻轻交谈。当她谈到这些孩子带进教室的痛苦时，她眼中似乎充满了悲伤。她告诉我说，她感觉到了他们的孤独但她无力改变他们个人的境况。“他们确实经历了那么多的变化、问题

和失望，但现在他们的处境有所好转。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把这儿当作家呢？有时候我感觉受够了。我承担了他们的焦虑，因此感觉很疲惫。”她告诉我说，她小时候在附近的圣马克学校读书，那是一所英国人办的天主教学校。那时总认为菲尔丁学校很“肮脏、丑陋”。尽管她是法裔加拿大人，父母却送她去了圣马克学英语。“因为，”她解释道，“我上小学时是20世纪60年代，双语教育是当时的特鲁多总理对加拿大的愿望，因此双语教育在当时非常重要。”她还说：“尽管我不必离开家，我也知道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有多难，但是我难以想象这些孩子究竟经历了什么。”事实上，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同时又不想失去自己的文化环境就够困难的了。被迫离开自己的文化，离开自己的家园，就像这些孩子一样，只能使他们认为自己过去的经历没有什么价值。赛尔维坦言，当她去圣马克上学路过菲尔丁学校时，她总会注意到“所有那些移民孩子看起来都很不幸福，很另类，因此我永远不想去真正了解认识他们。”我告诉她说，我很早以前也是他们中的一个。“我知道，”她说，“但你现在看起来很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这些的原因。我回到这儿来当老师，面对我年轻时一直回避的移民孩子。他们都挤进了我的教室，我感到无助，甚至内疚。”她眼里满含了泪水。

我环视了一下教室。孩子们正忙着做功课，没有一个人抬头。晚秋的光线开始暗淡下来，要放学了。赛尔维告诉我，他们来这儿后的前三个月，女孩儿只是哭，男孩子或宣泄自己或保持沉默以隐瞒自己的痛苦。“他们有太多的愤怒、挫折和失望。我实在不知道能否坚持下去，因为

他们的痛苦让我筋疲力尽。我丈夫建议我在感情上与这些孩子保持一定距离。”接着，赛尔维指指几个与众不同的学生，告诉我他们每个人不同的痛苦经历。我知道自己与她待的时间不多了，但我想给她留下一些礼物，一些可以抓得住的具体的东西。我感觉她是一个有同情心的老师，正在寻找希望的迹象。她在等我对她说的话做出答复。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因为我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曾经历痛苦，就一定会有魔术棒能帮他们摆脱恐惧呢？然而有时，我确实有办法。我告诉她：“在你放弃在这所学校，放弃在这间教室里所做的一切之前，记住，你是这些孩子痛苦的见证人。或许没人能做到这点。你是否意识到那个角色真正有多重要？它足以改变他们的生活。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这所学校是他们知道的最安全的地方。无论你是否意识到，你的怜悯之心正在帮他们治愈创伤。”

我看着她的眼睛继续说：“我很幸运能够遇到那样的老师，就在这所学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还没去圣马克学校，我当时正在为生存挣扎。老师并没有单独跟我说很多，当我在课后哭泣的时候，她有时会拥抱我。不要害怕看到学生痛苦的内心。目前的挑战是让他们感到值得爱和值得尊重。”事实上，正是这些孩子，这些陌生人，这些“别人”，这些被社会拒绝的人才能使教师明白什么是他们职业真正的意义和目的。下课铃响了，放学了。赛尔维和我拥抱，她感激地对我说，她“回到了过去”，我回答道：“我也一样。”

四十年前，当我在菲尔丁学校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的生活总是笼罩在悲痛之中。只有学校给我带来了希望之

光。现在，我回到了过去，在这儿教育这位教师。当年，还是小孩的她不愿意接近任何像我一样的人。但我是幸运的，得到了别人的支持和关爱，因此我想把这份好运与人分享。这样的幸运不是迷失的灵魂都能得到，但我得到了。这就是我想与所有教师分享的故事。教室是一个既危险又奇妙的地方，既能毁灭学生，也能挽救学生。我希望赛尔维能敞开胸怀去接受教室里固有的神秘和可能性，接受教室里不同的脸、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人生故事。但最重要的，我希望她能认识到，教师确实能改变他们的人生。

离开教学楼时，雪还在静静地下着。一走进清爽的空气中，我又陷入回忆之中。我要在街上逛逛，我感觉自己忽然又变成了小孩子……